

从鼠到牛，从冬到春，中国的“黑吉辽”，却有一个多事之秋。雪原冰河之下，总有起伏波折……因为工作关系，在疫情散发、形势吃紧之前，我去了一次东北，见了不少东北人，老老少少、有哭有笑的东北人。

“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”“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”……尽管关于东北人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说法，但整整20年前的这首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》，还是唱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欢乐逻辑。听歌里唱的“猪肉炖粉条”“榛蘑”和“酸菜”，东北人真的总像东北菜一样豪爽敞亮，永远大笑着把酒干完吗？

就说雷锋吧。这个从湖南闯东北的22岁小伙子，如果活到今天，就是个屢铄的老爷子了。在雷锋诞辰80周年之际，抚顺市雷锋小学的老校友们回到母校，他们是雷锋曾经辅导过的小学生。古稀之年的大爷，至今记得雷锋辅导员手上被地主留下的三道刀疤，说起来老泪纵横，替他疼在心底。年过七旬的大妈，回想起近

东北人的泪点

徐瑞哲

60年前的那个开学日，就在分发新书的时候，传来“雷叔叔出事”的消息。她和小伙伴飞奔到正在抢救雷锋的二院墙外，小手扒着栏杆、踮起脚尖往里看，哭着等到天黑7时多……送葬那天，70万人口的小城10万人上街，孩子们肉炖粉条”“榛蘑”和“酸菜”，东北人真的总像东北菜一样豪爽敞亮，永远大笑着把酒干完吗？



边看边聊

听见老人家随着灵车呼喊：“雷锋啊你走得咋这么早，不如换成我把老骨头！”而今唠着唠着，这些爷爷奶奶们又抖擞地合唱起那首学雷锋的老歌……

作为上海人，父辈知青去过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，我这次也到了“黑兄黑妹”播撒青春的北大荒。这片黑土地，不仅沃土肥水，也是黑金流油。在大庆的原野上，铁人王进喜率领的1205钻井队走过一个甲子，依然在几个井口“开荒拓土”，累计掘进了相当于350多

座珠峰海拔的深度。东北的大爷们儿，泪点挺高的，但不是没有。这些硬汉子选择钻井就选择了孤独，一年270多天“出差”野外，与老婆孩子聚少离多，与队里弟兄却不是一般的铁。有人说，“宝宝问爸爸上的什么班，咋不回家”；有人说，“儿子学加减法，倒先学会了倒计时”；还有人说，“女儿三年级了，和我一点也不亲……”最后，有人说哭了，“咱不说这个了……”

东北，绝非生来好命；东北人，并不是天性不哭。近百年以来，近百日以来，雪原冰河之上，总有颠簸沧桑，哪怕烽火硝烟，哪怕中高风险，也每每变为均匀的积雪、平平的冰面……再怎样的极寒之地，也有雪化冰融之时。不相信悲情，不相信眼泪，战天斗地、其乐无穷。

冬天才是最渴望春天的季节，在行将悲观的时候更见确幸的乐观，把一杯子愁苦都干到肚子里，吐出来另一首高亢带感的快活歌。记着泪点，不忘笑点，这恐怕就是江南人眼中不一样的东北人。

家庭煮妇们聚头，免不了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。听，张老师又神侃聊“小米”的便捷。不止熬粥，做菜也是一级棒：什么红烧鸡腿，肉汁四溢，鲜美入味；糖醋排骨，嫩滑油润，令人垂涎；连避风塘的油爆虾，也做得有模有样，牛气冲天。她的滔滔不绝，勾起了我厨房革命的冲动。

想想真是有幸，我的厨房经历了多次革命。

读中学时，每天晨曦微露，我一骨碌起床，自己点火煮饭。外公给的一毛钱（可买2个肉包）的早餐费是舍不得用的，攒上一星期，够买一本“晴雯”之类的连环画。我用火柴点燃昨天晚上演算的草稿纸引火，再往灶膛里塞进易燃的玉米秆，十几根烧下来，差不多一锅水开了，灌进热水瓶。再趁

着热锅，倒入几滴菜籽油，拌入半碗冷饭，我的早餐就搞定了。有时，母亲也早起，抢着往热锅里敲一个鸡蛋，再捻几根房前屋后种着的青葱，就这样，喷香的蛋炒饭开启了我勤奋好学的一天，霞光

月，我就断炊了。同事给我出了个主意，托人找了点关系，后来，我再也没有断炊过。

领了结婚证，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“煤饼卡”。

煤油炉，当然进化为煤球炉。煤球炉安置在教工宿舍楼的自来水管。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空间，放得下三到四户人家的炉子，很热闹，大家边做饭边洗衣服。我们边洗得不严实，常常熄火。下一顿做饭时，得“另起炉灶”或者厚着脸皮向人家借火。老教师们对我们小年轻很是宽厚，毫不介意耽误了他们做饭，还宁可自己将就，腾出炉子让我们做饭，有时还热情地欢迎我们去“蹭饭”。那人情的温暖，让你忘却什么是艰苦。

那是一个西北风呼呼叫的星期天，我家曹老师骑着自行车去三十里外的煤饼厂拉煤球。眼看天要黑了，还没回来。我不放心，骑着单车去接。老远就看见他弓着身子，费力地踩着踏板。每踩一下，自行车的龙头就左右摇晃几下。我赶紧下了车，右手推自行车，左手使劲推他的车后把。就这样“呼哧呼哧”地走了几里路，棉毛衫早已湿搭搭的了。

我们结婚时，公公婆婆送了个三角牌电饭锅，再也不愁煤球炉熄火，吃冷饭了。

后来，为了庆祝儿子出生，我们倾囊而出，买了冰箱、彩电、液化灶，在家属区，率先迈进了“小康”。

如今，我的厨房应有尽有，微波炉、破壁机、电烤箱、空气炸锅，每天，变着法儿弄好吃的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再也吃不出带有煤油味儿的香。

则，米饭要么夹生，要么烧焦。

每当饭点，宿舍区就弥漫着油菜的香味、米饭的香味，还有好闻的煤油的香味。这是真切切切的人间烟火！也让人想起了海子的诗：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

然而，我的粮油本上，每月煤油的供应量只够我点灯的。不到一个

则，米饭要么夹生，要么烧焦。

一个身，当一个彻底享受闲暇的自己。他会来店，但不上钟，悄悄地，挑一个房间，泡一杯热茶，把自己平平整整地放到按摩椅上，椅背调到最惬意的角度，然后打开电

视，选中最新一季的综艺，沉浸式地看个痛快，把之前的拉下的都补上。

“唉，可惜一下子也会过完了。”他意犹未尽地小声说。

“什么过完了？”我问。“那样舒服的大年初一，也就一天，很快就要过完了。”

我一时哑然，对很多人来说，一年到头，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可能只有一两个。越不舍得过去，越是过得飞快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糖还没吃，先别惆怅甜味会消失啊。

大年初一的晚上，当烟花映亮窗外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那个小伙子终于补完了一天的电视，补回了一年的放松大笑，然后恋恋不舍地起身，把它的囫圇都收拾干净，椅背调直，脚凳收齐，电视关上，稍仁片刻，轻轻地合上门，转身离去。等待他的——等待我们所有人的，是新一年的奔波、辛劳和甘甜。

我属牛，自然和牛有缘。牛是勤劳、奉献、奋进、力量的化身，我好像也沾了一点牛的光，备受鼓舞。

其实，我不仅生肖属牛，而且一生和牛有缘。我是一个农村娃。五六岁时，父亲给我打了一把小镰刀，编了一个小背篓，让我跟着哥哥姐姐们上山给牛割草。及至十岁，只要放学放假，我便要承担起一头牛的供草任务，朝夕和牛儿相伴。哪些草牛儿喜欢吃，哪些草牛儿不喜欢吃；什么季节割什么草，哪里的草多草好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看见牛儿喜欢吃我割的草，我的心里就洋溢起快乐，那也是一种收获的快乐。想起那时的农村娃儿，少小懂事，真不简单。

当年，我家有两头牛：一头公牛、一头母牛。我年纪小，母牛温顺，就由我喂养。我每天早起后，就把牛儿牵到小河边吃草，傍晚又把牛儿牵到河边饮水，夏天还常给牛儿洗澡，赶走那些讨厌的牛蝇。在河边放牛时，我喜欢骑在牛背上读书、唱山歌，牛儿静静地吃草，任我所为，我快活得很！直到母亲叫回家吃饭，才牵着牛儿回家。我长到十四岁，家里缺劳力，我便开始学着驾牛耕田，像大人一样扬鞭、吆喝，有模有样。牛儿聪明、听话，我叫它走就走、停就停、转弯就转弯；我驾着犁，看着牛儿在我前面趟着水，拉着犁，很吃劲的样子，心里还有所不忍；牛儿吃的是草，干的是重活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牛的精神，对我人格的形成，有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所以我一生爱牛。

十六岁那年，我离家上军校。第二年，大哥来信说家里的牛死了，没钱买牛。我立即往家寄了50元，买了一头小公牛，虽然花光了我全部的积蓄，但那是心甘情愿的。1960年，我大学毕业进藏工作，把二十六个青春年华留在了西藏。我下乡跟着牧民放牧、捡牛粪、做糌饼，对牦牛爱之如宝、敬之若神。牦牛被称为高原之舟，它们啃草皮、舔干草、卧冰雪，千里驮行，步步有声，是最具忍耐性的动物。我们常说的老西藏精神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一种牦牛精神的写照。

1986年，我调回上海，虽说和牛接触少了，但幸运的是，1997年，也是个牛年，孙子、外孙同年出生，家里一下多了两头小牛，加上我这头老牛，三牛庆春，好不热闹！我想，终究我是离不开牛的。

进入新年，我说起了我的牛缘。我虽年迈，但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是吾一生之志、一生之愿也。

刚刚过去的春节，我闲走了两座古城，江南的南浔和徽南的歙县，一座是典型的水乡风貌，一座传递着徽州的神韵。同沐新年春风，但两座古城的情韵韵味却大不一样。

南浔位于苏嘉杭文化圈的核心，是清朝时的江南名镇，丝织业繁盛，如今古镇中仍有不少丝织业发达时期的遗存。清朝末期的江南，已有很多士绅商贾接触过外面的世界，丝商建筑中不乏中西合璧的实践典范，中式的厅堂规规矩矩，走过巷道却看见了砖石砌就的西餐厅，沙发、唱机、马赛克地砖，一前一后，恍如两个世界。想象百年前同样的时节，穿着丝绸棉袍的江南富商，坐

在有温暖壁炉的西式餐厅，或家人团聚、或高朋满座，那种过年的方式，该有多少别样的精彩。

今年不少人就地过年，也不出远门，熙攘的人群里，大家操着吴语区各自不同的方言，虽是你说你的、我说我的，却也交流无碍。还有很大一部分游客是当地居民，或许曾在这里生活过，或许从父辈口中听说过今昔过往，兴致盎然，丝毫不亚于外乡来的客人。



浦江夕照 (摄影) 马亚平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我推醒老公：你说，那个小伙子，有没有去上班？老公秒懂，纠正我：人家是到店，不是上班。这是年前的事了，老公的甲沟炎要定期请修脚师处理，我陪他到附近一家连锁足浴店。

足浴店现在已经堪比KTV练歌房，每个小房间里都有巨大的电视，登录好了各大影视网站的VIP账号，片源一应俱全。身边有茶点饮料水果。至于热水龙头，就装在按摩椅下方，再也不需要人力抬着一木桶的热水

进进出出。我俩打开一部英语纪录片片，安安静静地看了起来。正在麻利干活的修脚师诧异地回头看了一眼电

转身

小月

视屏幕，笑着说：“你们看这个啊……难怪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。”这个小伙子特别爱笑，说话间笑嘻嘻的，给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增添了令人舒服的流动性。

他是云南丽江人，出来打工五六年了。“丽江好地方啊，在家开个民宿多好！”我羡慕地说。他笑笑：“丽江也不是到处都能开民宿啊，不过我们家乡的天气是真好，本来想今年回去就不出来了，怎么

知道今年春节要留下呢。”今年有很多人原地过年，坊间智慧，迅速概括为“原年人”。有人就有生意，足浴店连锁店老板也下了判断：春节期间，生意要火。老板号召员工也留下过年，并且大年初一来上班，给三倍工资。

“三倍工资我也不干。”小伙子说，他早就想好了，大年初一那天，他要躺着看一天的电视。

“我们这里就是让大家放松的，客人一来，最多的就是点播综艺，一边捏脚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综艺，笑得呀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”而他，永远都是坐在背朝电视的位置，“上钟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能躺在床上看一集。”

为此，他给自己准备的大年初一的新年礼物就是：给自己放一天假，转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待客之道恰到好处，既不会过度殷勤，亦不会冷待了客人，这也是许多江南人家性格里内敛的热情。在小小的店面里找张桌子坐下，不多时就有了热

古镇新年

贾贇

气腾腾，氤氲婉转的雾气缭绕在小小的店堂，恍惚中想起，这里已不再是先前所见的中西合璧的湖州南浔，而是名副其实的天下江南。

徽州歙县则隐于群山，和南浔相比，多了点刚毅、少了些柔软，不过这也是自然而然的，黄山脚下和太湖之滨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情。如果走高速公路从浙江进入安

徽，只要看到建筑风格出现了改变，便知道了省界。

略微阴郁的天气是徽州古城的绝配，虽然和江南同源，但徽派建筑的白色马头墙代表着威严和距离。巷子往往很窄，老人从一扇小门探身而出，和对面的邻居聊着家常，说的什么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徽州古城里建筑密度不小，也少有花园，不少旧宅年久失修，显出落魄的样子，游客自然是看着新鲜，却不知老宅里的人是多么期盼散发霉味的潮湿宅院的窗子里，可以透进更多的阳光。

歙县成片的老宅成了景区，原有的居民和来往的游客，让这里变成了一锅大杂烩，那种纵横交错的感觉让人一时很难适应，倒不如随便在



公路边找一个村落，往往会带给你意外的惊喜。白色山墙总会或多或少的带着青苔、霉斑，却像极了印象派的水墨风景画，其情其景，容你尽管恣意想象。乡村深处仍然有浓郁的年味，亲眷都住得不远，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走亲戚的一家老小一起走着，手里提着年货、怀里抱着孩子，车里的游客则如同看客，欣赏着这一幅乡村人文画卷。

两座古镇的新年各有滋味，或如梅花糕这样香甜、或如霉豆腐那般缠绵。就是在这个又一个过去的年里，曾经的新城渐渐成了现在的古镇，它们在生活

的后方，提醒着我们曾经走过的时光。古镇每年都会迎来新年，可我只盼一直可以在那里看到那些过往的旧年。

旅游

七夕会

刚刚过去的春节，我闲走了两座古城，江南的南浔和徽南的歙县，一座是典型的水乡风貌，一座传递着徽州的神韵。同沐新年春风，但两座古城的情韵韵味却大不一样。

南浔位于苏嘉杭文化圈的核心，是清朝时的江南名镇，丝织业繁盛，如今古镇中仍有不少丝织业发达时期的遗存。清朝末期的江南，已有很多士绅商贾接触过外面的世界，丝商建筑中不乏中西合璧的实践典范，中式的厅堂规规矩矩，走过巷道却看见了砖石砌就的西餐厅，沙发、唱机、马赛克地砖，一前一后，恍如两个世界。想象百年前同样的时节，穿着丝绸棉袍的江南富商，坐